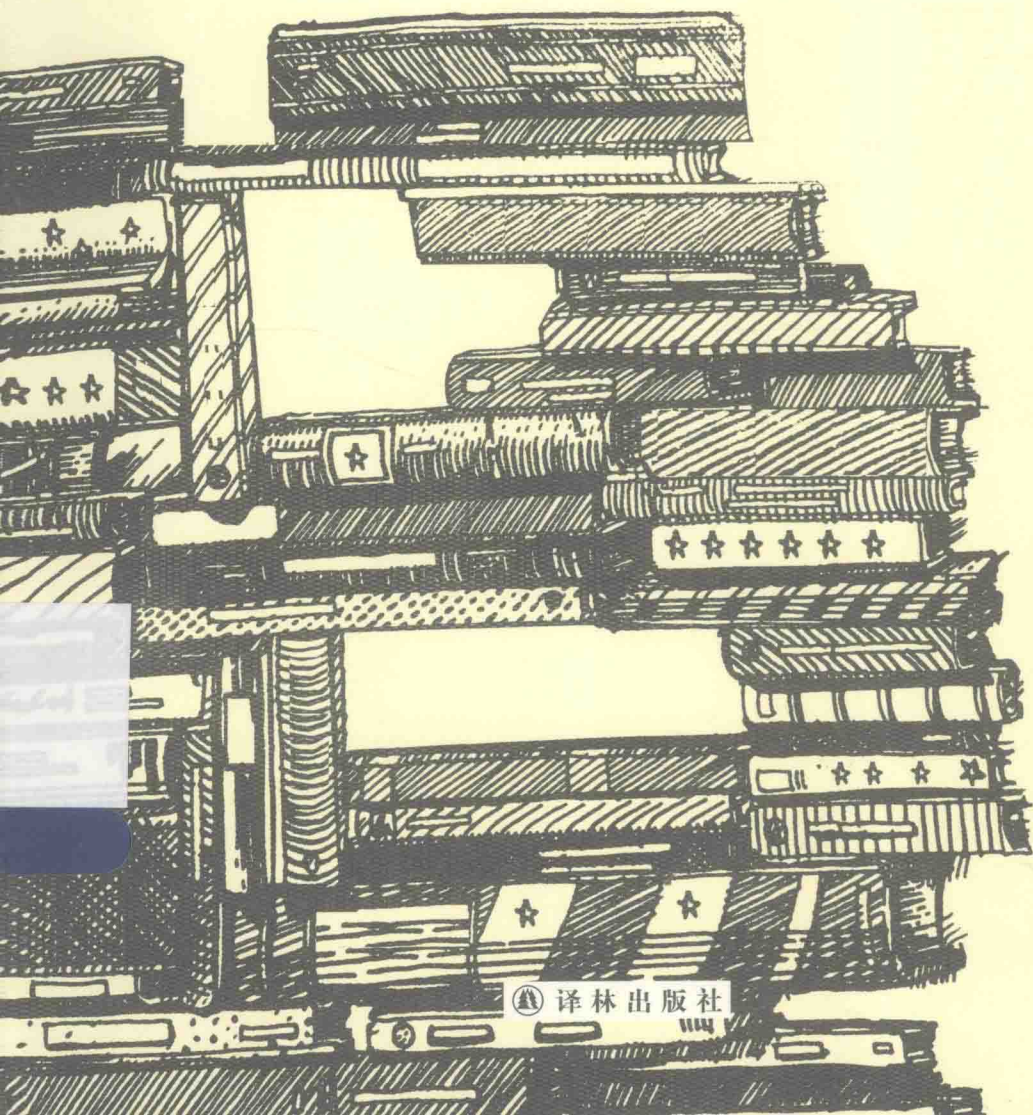


这本书是为那些体验过阅读乐趣——愉悦、智慧、欢乐——的人而写的。此外，作者还在书中对不同类书籍进行了评价，并推荐了不同的阅读方法和技巧。应该说，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涵盖阅读方方面面，而又与时代同行的书。

阅读的乐趣

The Pleasures of Reading in an Age of Distraction

〔美国〕艾伦·雅各布斯 著 魏瑞莉 译
Alan Jacobs



The Pleasures of Reading in an Age of Distraction

阅读的乐趣

〔美国〕艾伦·雅各布斯 著 魏瑞莉 译
Alan Jacob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读的乐趣 / (美) 雅各布斯 (Jacobs, A.) 著; 魏瑞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5
书名原文: The pleasures of reading in an age of distraction
ISBN 978-7-5447-5196-4

I. ①阅… II. ①雅… ②魏… III. ①阅读—通俗读物 IV. ①G79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5957号

Copyright © 2011 by Alan Jacob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 Fletcher & Company,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Beijing Pengfeiyili Book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553号

书 名 阅读的乐趣
作 者 [美国] 艾伦·雅各布斯
译 者 魏瑞莉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刘文硕 何 婷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0.25
字 数 111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196-4
定 价 26.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致我的学生们

和他们一起，我读了很多书

将来我们还要一起读很多

说 明

那些讨厌看书，或者对阅读毫无兴趣的人，也许会觉得这本书索然无味。但是那些曾经体验过阅读带来的种种乐趣——愉悦、智慧、快乐——的人，就算这种体验发生在很久之前也没关系，这本书就是为了你们而写的。

目 录

我们能做到！	1
兴致	11
一切尽在你的大脑中	25
远大抱负	33
追根溯源	43
遥远的回应	51
电子阅读时代	64
越慢越美丽	68
吐露真心	79
沉迷	86
来自修道院院长的劝诫	92
艾德勒和范多伦的胜利回归	99
可塑的注意力	105
接受训练	109
嘘——别说话	119
带着感情，再读一遍	128
判断，评判，行刑	136

身处孤独，渴求伴侣.....	139
偶然天成.....	146
这一切缘何而起.....	150

我们能做到！

有一次，当我正在书房看书时，我十几岁的儿子走进来，探头看了看我手里的书。那是莫提默·艾德勒^①和查尔斯·范多伦^②的经典之作《如何阅读一本书》。“噢，我的老天，”他说，“这是去年老师要求我们读的一本书。也许从中我学到了一些阅读的技巧，不过在那之后我就再也不想看什么书了。”

1940年，莫提默·艾德勒出版了《如何阅读一本书》的第一版，后来他说，他完全没想到这本书会迅速走红，并且长盛不衰。虽然在某些方面艾德勒是当之无愧的精英人才——他相信有些书是伟大的书，那些值得阅读的书籍激励了他的一生——但是《如何阅读一本书》极好地继承了美国的平民主义传统。整本书背后隐藏的理念就是，

① 莫提默·艾德勒 (Mortimer J. Adler, 1902—2001)，美国哲学家，作家，著名编辑。——译注

② 查尔斯·范多伦 (Charles van Doren, 1926—)，美国作家，编辑，知名知识分子。——译注

要想具备熟练阅读高深材料的能力，你并不一定要支付高额的学费去接受大学教育。相反，你只需要一点儿指导——读一本传授阅读技巧和策略的书，然后从这里起步，按照自己的方式成为一个博学之人，让自己有能力去攀登人类精神财富的大山。而面对这座大山，艾德勒自己谦称他也不过刚刚从山脚起步。艾德勒的建议是，阅读训练过程就像查尔斯·阿特拉斯的“动感压力”健身项目一样，是为一般的美国人提供一个实际可行的方案，激发他们自身的进取精神。（《如何阅读一本书》中有一些劝勉的章节跟查尔斯·阿特拉斯的言论非常相似：“你只能依靠你自己的大脑，对眼前的文字反复加工，只有这样，你才能够从只能看懂一小部分的状态逐步上升到能看懂一大部分的状态。”这段文字表述跟查尔斯·阿特拉斯“动感压力”健身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后者也强调健身要循序渐进，而不是用健身器材的砝码来“压出一块又一块肌肉”。）过去很少有美国人能进大学，能进入那些注重发展文学和艺术的大学的美国人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在那个时代，人们极其渴望得到艾德勒所提供的提升自信的指导。

在三十年之后，美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此艾德勒邀请查尔斯·范多伦帮他修改阅读指导手册。多亏美国政府在二战后通过的议案中决定为众多退役士兵支付大学学费，这大大提高了美国人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有人可能会以为在这种情况下，艾德勒的指导大概会变得不那么有价值了。但是，艾德勒反驳说，大学只是致力于传播既成的事实，却忽略了对这些内容的理解，因此，美国大众上大学的比例升高，并不意味着他们的阅读能力也随之提高了。而且，自1940年以来，人们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件新事物：电视机。美国人的注意力变得更加分散，更加缺乏引导，阅读活动逐渐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被视为反常举动，因此艾德勒认为他的书会历久弥新。

艾德勒的这些看法当然是正确的。不过，要是当时艾德勒能预知

之后三十年美国将会发生的变化，他会说些什么呢？也许看到现在我们身边的这么多分散注意力的新事物，他也会非常失落地放弃阅读事业了。毕竟，在 1972 年的时候，美国人所能看到的电视台基本上都不超过四个，仅有的那些电脑还都是庞然大物，被锁在大学或者为数不多的大公司的地下室里。

众多精英人士纷纷发表担忧和感慨，并不能说明阅读正在走向衰落。在美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沉迷于读书，这一点从几百家大型连锁书店的存在就可以得到证明（尽管现在这些书店也在努力维持生计），从图书销售网站亚马逊的巨大成功就可以得到证明，从奥普拉图书俱乐部的发展壮大就可以得到证明，还有全国教育协会最近的一项关于美国民众阅读习惯的调查也表明，文学作品和其他长篇作品的阅读量也出现了令人惊奇的增长。^①

再来看看这个：2008 年 1 月，苹果电脑公司总裁史蒂夫·乔布斯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采访中，乔布斯最关注的当然是庆祝苹果新产品的发布，不过他也乐意谈谈自己对其他事物的一些看法。比如说，亚马逊公司当时新推出的电子书阅读器。“且不说这个产品本身的好坏，事实摆在眼前，那就是人们根本就不再看书了。”他说，“去年美国有 40% 的人只看了一本书或者连一本也没看完。整个产品的研发概念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因为人们根本就不再看书了。”两年后，他发布了苹果新产品——苹果平板电脑，并且强调了该产品与苹果公司新开发的网上书店之间的联系，以及该产品在阅读报纸、杂志，当然了，还有书籍方面的卓越性能。我并不认为在 2008 年到 2010 年的两年间，会自动冒出一大批潜在读者客户群。

① “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的最新研究报告《阅读势头见长》记录了美国近代文学历史出现的重大转折点。调查结果显示，二十多年以来，美国成人群体文学阅读量第一次出现了增长。在持续几十年的下降趋势之后，此次面向全国所作的广泛调查所涉及的各个年龄群体的阅读量实际上都出现了明显的增长。”（<http://www.nea.gov/research/ReadingonRise.pdf>）这份报告所依据的各项调查都是在 2008 年进行的。

我跟很多读者面对面地谈过，也收到过很多读者的来信：读过我书的读者们经常会给我发邮件或者写信，而这些读者的教育背景、人生经历都千差万别。就在几周之前，我收到了读过我写的 C.S. 刘易斯^① 传记的三位读者的来信：一封是加拿大的一个大学生发来的邮件，她在她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谈论关于此书的一些看法；一封是一个佛罗里达的高中生打印出来，然后寄给我的对此书所作的满满一页评论（总体上她喜欢这本书，不过她觉得有些章节难以理解）；还有一封是一位纽约的老夫人寄来的很长的手写信，她半个世纪前曾经跟刘易斯通过信，所以她想向我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当然，这些交谈都很有限，但是在我跟读者更加充分地交流之后，我发现，尽管他们兴致颇高，却常常缺乏信心：他们不知道自己在阅读时的注意力、谨慎程度和洞察力是否符合要求。

这种不确定的感觉在每代人身上都有，只不过表现方式不同。我尤其好奇的是，这一代年轻人被人们称为“最愚蠢的一代”，并且不断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对多种同时存在的刺激物的沉溺使得他们无法专注于一件事物上，因此也就没有能力阅读那些大部头著作。有些年轻人对这种指责不屑一顾，但是大部分年轻人都或多或少地相信这是真的。在无数次被别人说他们没有能力阅读之后，他们就懒得再作尝试了。这不只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青少年的想法，我遇到过一些四十多岁甚至更年长的人也抱有这种想法。他们中有很多人，他们以前是会读书的，不过，因为习惯了在线阅读，由此带来的——或者说要求的——短暂集中的注意力，使得他们再也无法静下心来看完一本书了。他们坐立不安，时不时地看看手机，查查有没有新邮件，

① C.S. 刘易斯 (Clive Staples Lewis, 1898—1963)，爱尔兰裔英国知名作家及神学家。1950 年，刘易斯出版奇幻小说《狮子、女巫和魔衣柜》，此后六年间，继续以故事中的纳尼亚王国为主题，每年出版一本，共组成奇幻文学巨著《纳尼亚传奇》。被誉为“最伟大的牛津人”，也是 20 世纪最具领导地位的作家兼思想家。——译注

或者更新微博。正因为如此，尼古拉斯·卡尔^①才会写道：

最近几年来，我一直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觉得某些人或某些东西正在摆弄我的大脑，重塑中枢神经系统，重组我的记忆。我的大脑没有消逝——这一点我能感觉到——但它正在变化。我现在的思考方式与过去已经截然不同。当我阅读时，这种感觉最为强烈。全神贯注于一本书或一篇很长的文章，曾经是易如反掌之事，我的大脑能够专注于叙述的演进或论点的转折，我还曾耗费数个小时徜徉在长长的诗行里。但如今不再如此。往往在阅读两三百页后，我的注意力就会开始转移。我变得焦虑不安，失去了线索，并开始寻找其他事情来做。我感觉我一直在力图将自己任性的大脑拽回到书本上，过去曾经甘之如饴的阅读业已变成一场战斗。

然后他十分悲痛地总结道：“我想念以前的大脑。”（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我会详细分析卡尔所处的这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尴尬境地。）

当然，所有人都能阅读。那些从来没读过书的人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得这种能力，而那些丢掉阅读习惯的人可以再次培养这种习惯。^②大

① 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1959—），美国科技作家，原《哈佛商业评论》执行主编，成名作《IT 不再重要》。新作《浅薄》进入亚马逊畅销书百名之内，2010 年底在中国出版，此书引发了“互联网是否让人类变得愈来愈浅薄”的热烈讨论。——译注

②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存在我之前已经提过的种种顾虑，但是大多数人不只对阅读颇有好感，而且根据西北大学社会学家的一组研究报告，人们都满心希望以后能增加阅读量：“90% 的人相信阅读是‘对时间的有效利用’。而且他们觉得他们应该能够读更多书，因为几乎没有人觉得阅读‘是一件难事’。他们期待着以后能读更多书。当被问到‘你觉得未来几个月、几年内，你的阅读量是会增加、减少还是保持不变？’时，45% 回答增加，3% 回答减少，还有 51% 回答保持不变。人们尤其希望读更多的具有教育意义或者能够改善生活的书，比如说非小说类文学作品、报纸，还有《圣经》。”一项英国调查结果表明，人们确实相信他们会

脑具有令人惊奇的可塑性，不过训练大脑的能力需要恒心和耐心。我明白在这里我的“你能做到”的言辞与艾德勒和查尔斯·阿特拉斯的言论并无二样，更不用说巴拉克·奥巴马和鲍勃工程师^①了。但是美国人自己动手的传统不容小觑，尤其是与时俱进地应用于阅读活动时，效果更是不同凡响。艾德勒－范多伦阅读模式和它的安排模式图——“如果这本书属于第一种类型，就使用第三套阅读方法”——还有它那强烈的法规式语气，其实并不太适合现代人的思维方式。

艾德勒和范多伦是非常严格的督促者。他们的描述中频繁出现的一个词是“责任”，而这个词的承担者基本上就是那本书的读者们。他们提醒我们，他们的这本书可是很“实用的”，能够实现一些特定的目标，而且“在这一点上，这本实用书的读者们负有特别的责任”。如果“这本实用书的读者认可这本书提出的目标，并且认为书中推荐的那些方法是正确有效的”，那么他或者她就必须遵从这本书的指示。要是我们没有尽到这份责任的话，我们就会非常担心艾德勒和范多伦会如何处置我们。

在《如何阅读一本书》中有一段很奇怪的话，艾德勒和范多伦在谈论“权威”书籍的阅读。他们所说的权威书籍并不只是宗教教义、经典，还包括那些在某个特定团体内拥有绝对权威的书。在讨论这类阅读的时候，艾德勒和范多伦再次动用了读者的责任这个旗号，并作了大肆渲染：

一本权威书的读者有责任搞清楚这本书的意思，并在某种“真正”意义上认为它说的对。要是读者自己做不到的话，他有责任求助于有能力做到的人。这个人可以是神父或祭司，

（接上页）读得更多。“尽管面临着各类新媒体的竞争，而且人们的休闲活动方式越来越多，但是几乎没有人觉得他们的阅读量比五年前有所减少。大部分（大概80%）人说他们的阅读量保持不变或者有所增加。”

① 英国广播公司的著名卡通节目。——译注

也可以是团队中的上级，还可以是他的教授。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应该接受别人提供的理解方案。本质上，他不能随心所欲地阅读，但是作为回报，他得到了一种满足感，这是在阅读其他书的时候可能永远也无法得到的感受。

当我读到这段话开始的几句时，读出了对权威书籍的一些怀疑态度，不过最后一句——“得到了一种满足感，这是在阅读其他书的时候可能永远也无法得到的感受”——让我有些惆怅，看起来艾德勒和范多伦他们自己并不是很介意运用那种权威。这种印象在前面我所引用的那段话，就是他们强调读者对他们所写的那本书的责任的一段里，表现得更加明显。

如果说有很多《如何阅读一本书》的读者喜欢这种腔调的话，我并不会感到意外：正是这种言辞激烈的语句才能帮助读者增强毅力、强化决心。（乔治·奥威尔^①曾经写过他的一个小学同学的故事。他有一次考试考得很糟，考完以后，他就满怀懊悔地希望考试前能被人用藤条打一顿，这样他就会更努力地复习了。）毕竟，在那些希望读更多书的人当中，有一大部分把阅读当做是一种自我提升的途径：多亏了他们，《如何阅读一本书》才会至今仍在不断印刷。为了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当然可以读书，关于这一点，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会具体谈到。但是我还想谈谈其他问题。暂时忘记应该如何阅读：为什么要阅读？第一个原因——在顺序上是第一个，就重要性而言也是第一个——就是阅读书籍能够带来极大的乐趣。阅读是人类的一大趣事。查尔斯·阿特拉斯式阅读则完全忘记了这一点。

莫提默·艾德勒的合著者查尔斯·范多伦可能已经意识到了，《如何阅读一本书》中有些部分太过强调责任，因此1985年他出版了《阅读的乐趣：鼎力推荐189位世界顶级作家及其著作》。封面上有艾德

①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小说家及散文家。——译注

勒自己对此书所作的评价，此外还有著名编辑克里夫顿·法迪曼^①的评论：“范多伦先生是少有的真正善于读书的人，他读书不是为了什么特定目的，纯粹是为了乐趣。他的书激励着我们更加深刻而又愉悦地发掘那些好书中无限多变的领域。”尽管这里提到了乐趣、激情和愉悦，但是读者的责任这一符咒却很难消退，这一点在法迪曼自己的书中也有表现，书名是《新版一生阅读计划：世界文学经典导读》，这里的关键词是“计划”。^②实际上，不管范多伦的导读多么富有激情，书中提及的那些跟法迪曼一样行文富有条理的权威作家们，以及书的结尾，没错，一个“十年阅读计划”，它的内容和顺序都“绝不仅仅是建议性质的”。现在，范多伦可能已经赢得了一些平民的支持，因为他在2008年的修订版中，加进了J.K. 罗琳^③以及卡尔·希尔森^④——不过这两位作家最终能够入选这样一个本质上极富指导性、权威性的名单，还是有点儿奇怪的。

这种自我帮助、自我提升的阅读模式似乎深深地植根于美国文化中：即使是极为体贴和仁爱的评论家迈克尔·德达^⑤，在他的著作《畅游书海》中也难抵诱惑地列出了一个包含16本著作的重要书单，并声称如果你能认认真真地读完这些书，“你基本上可以了解世界上所有的文学作品”。真的是这样吗？“了解世界上所有的文学作品”，只要我读完这16本书就能实现？这么快就能见效？

【这是美国人一直以来乐于相信的一类事情：基督教福音传道者、后来成为欧柏林大学第一任校长的查尔斯·芬尼，曾在1835年断言：

① 克里夫顿·法迪曼 (Clifton Fadiman, 1904—1999), 美国著名知识分子, 作家, 编辑, 电视和电台节目主持人。——译注

② 1960年, 法迪曼出版了此书的第一版, 原名为《克里夫顿·法迪曼一生的阅读计划》。

③ J.K. 罗琳 (Joanne Kathleen Rowling, 1965—), 小说《哈利·波特》的作者。——译注

④ 卡尔·希尔森 (Carl Hiaasen, 1953—), 美国推理小说作家。——译注

⑤ 迈克尔·德达 (Michael Dirda, 1948—), 1993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译注

“(宗教)复兴的正确方法与种植小麦稻子的正确方法在哲学上(例如科学)来讲是相通的。我相信,实际上这一点很确定,宗教复兴的失败率更低一点儿。”种植小麦,劝说人加入基督教,向人们敞开文学世界的大门——这些都需要适合的设备,恰当的技巧,以及严格按照指示行事。]

把艾德勒、范多伦和法迪曼等人的著作当做是在卖弄学问,这样做很容易,但是正如前面我已经谈到的,美国的广大读者群,或者说其中很大一部分读者做不到直接获取阅读的乐趣,他们非要用一堆责任义务来分割本来可以得到的乐趣。照他们的想法来看,那些未被证实对你有益的书将会受到质疑——至于为了“乐趣”而读书,或者乐趣本身,从道义上来讲就是不合理的。托马斯·福斯特的作品《如何像教授一样阅读文学作品》和《如何像教授一样阅读小说》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这种焦虑心理:两本书都暗示阅读行为最好由受过良好训练、公认的行业专家来实施,又含蓄地承诺这种专业技能至少有一部分是可以传授给普通读者的。

作为一名文学教授,我必须说,当我第一次看到福斯特的书时,我心想:“像教授一样读书?天哪,换个词儿行不?”(不过福斯特设想的教授当然是个完美的教授。)在学术性阅读的问题上,我非常赞同小说家扎迪·史密斯^①几年前接受采访时表达的观点:

我主要的感觉是我的学生时代,尤其是临毕业那一年,真的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但是——大转折——我觉得学校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极为烦闷和荒谬的,让人难以忍受。有太多的个人生活经历被隔断在学校的院墙之外。尤其是在英语系有一点——那种对严肃、专业的过度追求,还有对本该模棱两可、难以归类的阅读行为进行严格监管——

^① 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 1975—),英国小说家。——译注

我觉得很难适应……我一直对英语系有些失望，因为好像所有的聪明人被召集到这里准备开始学习，而学习的内容竟然就是……这些东西？小说？但是它们实在是太……烂了……这让我很沮丧，有些人对小说的态度太令人尴尬了，他们那么想从这些小说中得到别的东西。

但是不管这种获得专业技能的承诺对一部分人来说多么有吸引力——同样诱人的还有与之类似的艾德勒和范多伦的步骤式指令，以及法迪曼提供的由经过检验的权威书籍组成的填鸭式书单——对其他人来说，这样只会让他们觉得阅读是一种苦役。我儿子就是其中之一：正是《如何阅读一本书》中飘散出来的责任、义务和美德的种种芳香把他吓跑了。还有很多人像我儿子一样，他们当中有对阅读缺乏自信的人，也有局促不安的从来都不读书的人，还有心怀歉疚的不再读书的人——尤其是那些本国人或是沉迷于电子世界的人。所以在此我想提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对阅读的解读模式。